

軍旅收（放）

假憶往

· 王鳴中 ·

退伍之後，閒賦在家，每天早晚開車接送孩子放學，就成了最重要的大事，去學校的路上，會經過幾個營區，營區一般都是門禁森嚴，人畜不進，但是孩子上學時間，剛好是部隊收假與外宿返營時段，我總會看到收假士官兵井然有序地排隊，接受衛兵的辨識與檢查，驗證無誤後才進入營區。

收假官兵臉上，看起來像是深鎖眉頭，一副神色穆然的樣子，我的軍



筆者接送子弟上下課，看見營門官兵排隊收（放）假有感而發【本社資料照片】。

旅生涯多年，很少看到阿兵哥收假回來是歡天喜地返營，回想過去當年，軍中生活苦悶，勤務又重，就算怎麼改善營區環境與設施，也關不住年輕官兵的心，畢竟誰都不愛給別人管，而我每星期看到這一幕，自然想起當年收（放）假的記憶。

入伍訓結束，回到復興崗之後，當初在學校刻意營造的表象下，天真以為軍校學年教育，就只是穿著軍服讀書，生活與一般大學無異，還可以抱書跟女同學在校園邊走邊聊天（當時招生廣告都是這樣演的），殊不知本校特有的混合編連制度下，我們這群新生受到各年級學長的嚴格監督，過著受盡折磨的日子，從起床到就寢時間，做任何事情都有規定，只要違規或犯錯，輕則遭學長喝斥幾句，寫上「誠實簽到簿」，重則體罰禁足，每天被生活與學習壓得喘不過氣來，只有上教室能稍微放鬆，不過身心一旦放鬆，就容易昏昏欲睡，老師早已習以為常，知道一年級上半年並不好過，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我們稍稍休息一下。

這種生活壓力下，一年級學生對

軍校一年級學生收假返回復興崗，愈是接近校門口，內心壓力愈是成倍的增加【照片由作者提供】。



於休假是非常渴望的，可以暫時離開這個環境放鬆心靈，但那時例假只有星期天早上八點出校門，到晚上九點參加晚點名，就算時間這麼短的休假，也是十分難能可貴，但是我生性懶不積極，往往因為內務太差或是衛兵失職而遭到禁足，就算難得休假也是分秒必爭，尤其是早上剛回家，剛

過了中午電視傳來「百戰百勝」的罐頭笑聲，心情開始轉壞，因為距離返校收假時間已經不遠了，讀者也許會問：「不是晚上九點才收假嗎？」

新生通常下午六點就要返校打掃寢室與公共環境，所有面朝上的物品都要擦拭乾淨，掃地、拖地及地板打蠟只是基本工作，當每次穿戴整齊軍服，搭乘公車準備收假，心情猶如要上斷頭臺，等到公車靠近承德路的「大同公司」，心裡就認命了，趕快把「成功」小筆記本拿出來看，確定學長有沒有交代要買什麼東西（便當、飲料）或是自己缺哪些日用品，下車後趕快去買齊，最好在實習旅部擺上安檢攤位前進入校內，不然光是門口



筆者三十年前就讀政戰學校一年級的模样斯文青澀【照片由作者提供】。

安檢就有得受了。

總算到了寒假，第一次放長假非常興奮，雖然只有短短二週，連上還編了互助組，休假期間每天要向組長安全回報，通常學長也是說：「有事再回報，沒事就算了」，放假前夕，長官總是實施「離營宣教」，由學生指揮部指揮官在聯合餐廳主持，那時候餐廳還沒改建，通風不好，一千多人擠在同一空間，雖是冬天，卻悶熱不堪。

指揮官在離營宣教時，一開講就是宣達十五點事項，大家聽得頭暈眼花，等十五點政令宣講完畢，才說「這只是第一大點」，再來就要講第二大點，學姐瞬間立刻破防，在餐廳內暈眩嘔吐，指揮官非常重視這次宣教，準備十分充足，只怕學生無法充分吸收。等到我上尉回學校讀正規班時，上校指揮官已晉升為中將校長，再次聆聽他的開訓精神講話，旁邊的同學嘟囔著：「怎麼這麼多年過去了，還是沒什麼進步啊？」曾在他麾下當過學生的人，都會心一笑。

到了二年級寒假，收假時同寢同學竟逾假未歸，那時沒有手機，也禁止使用BB Call（註一），經過各方聯絡，才知道他寒假根本沒有回家，獨自一個人單攻南湖大山，入山口僅



筆者同學二年級寒假單攻南湖大山，迄今未被尋獲【取自太魯閣國家公園網站】。

發現他的機車，校長之前是空特部司令（陸軍空降特戰司令部），立刻協調陸航直升機及特戰隊員入山尋找，可惜都沒有消息。

因為這位失蹤同學跟我同寢，學長指示：「先將他的行李用大紙箱打包好，內務櫃騰空」，想不到過幾天的午休，我竟夢到失蹤同學來開紙箱，拿取個人物品，當時我還問道：「沒事吧！」他也回應：「沒事啊！」等睡醒急忙去檢視紙箱，竟完好如故了，嚇出一身冷汗，往事迄今快三十年了，或許他還在山林間冶遊，捨不得下山吧。

到了四年級休假沒事，根本懶得出校門，基本上在寢室的生活，跟在家裡差不多了，還有學弟可以使喚，在學校比外面還好玩，搞得軍官連長每次見面就說：「你們這些四年級，整天賴在學校裡，放假也不出去，月底都沒錢了是吧！」

四年級是「學生王子」，底下這麼多學弟聽你喳呼（註二），軍官也把你當準軍官看待，就寢後可以在實習幹部寢室吃消夜、喝飲料，還可以去營長室請益部隊領導統御方法，這種生活，是否休假已經無所謂了，有一次同學還感嘆道：「唉！下部隊這麼苦，四年級可不可以留級啊？」可見當年四年級，生活有多麼愜意。

畢業後，分發到空軍防警部隊，起先我在警衛連當排長，弟兄平均一天四班衛兵，還要操練體能戰技，再加上公差勤務，生活非常辛苦，當年士兵一個月平均只有五天半假，規定要一次休完，我這種菜鳥排長，假期跟阿兵哥一樣多，當時駐地在岡山，而我家住在臺北，當年沒有高鐵，搭民航機是最方便快捷的交通方式，還好基地福利社就有在賣便宜機票，所以我每一次休假，就先騎機車到岡山火車站，先坐火車再轉公車，最後到小港機場搭機回家，收假就搭客運省

錢，有一回搭夜車，一對母女在車上吃起榴槤，那滿車味道可真尷尬。

官兵休假通常在莒光日課程結束，完成人員離營宣教後實施，隔週三晚上全員收假到齊，當年是兩年兵，在營又辛苦，尚未推動合理管教，部分阿兵哥環境適應不良，難免有逃亡事件發生，我當排長晚點名時，若有人逾假未歸，只要回報給連部即可，讓連長與輔導長去傷腦筋。

當時一日未歸，就發離營通報，七日未歸直接發布通緝，但就算被通緝法辦，通常也是易科罰金，不會真的人獄，當時軍法權在主官手上，總司令就下令軍法處長，逃亡不准易科罰金，一定要關押，但很多義務役士兵會在第六天返營，刻意規避移送法辦，頂多算是未遂犯，關個二十多天完事，士兵竟還覺得自己賺到了，真是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計算得失的。

等到了防砲連擔任輔導長，每週官兵收假，每每令人膽顫心驚，就怕有人不回來，離營宣教時再三宣導，營外有狀況一定要回報，有事必須續假可以談，但不要人出去就不回來了，還舉出連上真實案例：「有位阿兵哥因為逃亡時被憲兵追急了，從四樓往下跳，大腿摔斷了，現在還在樓上休養」，最後我不忘威之以勢，總結

說道：「你若逃，我一定帶憲兵去追你」。此外，新兵懇親會也要順便向家長一起宣教，通力合作督導子弟按時收假，結果卻仍舊照跑不誤。

當時擔任基層部隊輔導長，經常都要抓逃兵，每次看著阿兵哥興高采烈的休假離營，我心裡總是想：「唉呦，千萬一個都不能少啊！」看當時筆者有多焦慮，那時畢業還不到一年，跟四年級悠哉的生活相比，真是天壤之別，想想那時候才二十三、四歲



擔任基層輔導長期間，為避免逃兵事件，筆者運用懇親會和家屬共管子弟【照片由作者提供】。

，只比義務役士兵大個一、兩歲，卻要照顧他們，幫他們適應部隊生活，還要心理輔導，只能說「環境能使我們快速成長」。

後來到了高司單位，每天上班、下班與加班，早已沒有休（收）假問題，每次望著堆積如山的公文，辦完一件又來十件，就跟一部機器一樣，每天日復一日不停工作，拿筆跟官章的時間，比拿槍機會多，偶爾放下手邊工作休息時，就不由得想回到部隊，過上「翹腿點兵」的生活。

如今部隊官兵假期多，長官對於休假不敢不正常，加上是志願役官兵，就很少聽到逃亡事件了，但畢竟身處軍隊，收假仍舊萬般不捨，看著官兵提著大包小包，手上可能拎著早餐、便當或飲料收假返營，就和我當年一樣，急著返校打掃寢室與「固定分工」，背誦衛兵守則，甚至等著學長來檢查環境或驗收本職學能。

註一：又稱「呼叫器」是一種具有接收簡易文字訊息功能的個人無線電通訊工具，隨著手機的普及現已式微。

註二：嗑呼為高聲喊叫。取自清代洪昇所著《長生殿》第十齣場景：「聽街市恁嗑呼，偏冷落高陽酒徒。」

橫亘長空 星光美而皖

· 空幼十三期校友 沐川 撰文 ·

月落星辰布滿著夜空

星光有眨有閃美而皖

留空微明昧旦小光點

高高懸於斗牛星宿間

飛航向東星河往西移

參商兩星不曾同呈見（註一）

天際一鈎殘月帶三星（註二）

像幅畫停滯爭奪領空

衆星拱北辰環視銀河

凌空彎弧圍繞在地球

顯露一道寬闊聚鵲橋

觀之正是牽牛織女星

流光徘徊北斗將隱沒

星移斗換昂星仍微亮

天空中列星寂然可數

逐退稀疏曉月星點點

雄雞一聲天色將黎明（註三）

月淡星稀東方已發白

它無聲息地交給朝陽

又無臭隱入天光雲彩（註四）

註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引唐·杜甫《贈衛八處士》

詩作。參星與商星，東西相對

，此出彼沒，兩不相見。

註二：「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鈎

殘月，帶三星。」引自宋·秦

觀《南歌子》詩作。

註三：「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

天下白。」引自唐·李賀《致

酒行》詩作。

註四：「無聲無臭」語出詩經大雅「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臭，此

處音『秀』）。」無聲無臭，

其臭如蘭。

